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紅樓幻夢
第五回 光府第寶玉中鄉魁 返塵寰湘蓮求妙偶

話說寶玉、黛玉談到更深方睡。次日起來，寶玉外出。黛玉來寶釵房中，寶釵讓坐。黛玉道：「姊姊合我已定了位次，你一客氣就不像了。」於是依次坐下。黛玉道：「我自回過來，還沒有合姊姊說說話兒。」寶釵道：「我很惦記你，因為舊房避新房的俗例拘住了，不然我早已到園子來瞧你了。」黛玉即將死去的事細細告訴寶釵。寶釵道：「咱們三個人的奇緣，竟能聚成一處，真正千古難逢。我過來那一天，聽說你病革，他又那麼著。我很疑心：難道咱們就這般命蹇？一個要逝了，一個瘋了，一個在這裡活受罪，總想皇天庇佑。果然你們兩個都好好的回過來了，我雖不怎麼樣，亦猶死而復甦似的。」黛玉道：「咱們全仗天恩祖德，將來何以報答！」寶釵道：「都把忠孝二字時刻在心就是了。」一面覷著黛玉道：「妹妹，你於今精神充銳，體質敷榮，比已前分外嬌麗，我竟愛的你甚麼似的。」黛玉道：「姊姊近來瘦了些，比前格外俊俏了，我愛姊姊比他愛姊姊一個樣兒。」兩人正在調笑，寶玉回來，一同笑謔，吃過飯仍往外去了。

釵、黛二人來至王夫人處，探春忙站起來。王夫人命探春在東，釵、黛在西坐下。只見來旺家的進來回道：「丫頭們春季貼衣銀，向例月中給的，因為短住了，還得遲幾天才能夠發。若不能遲，二奶奶馬上打算發給。先叫奴才來回太太，二奶奶停一會就來。」王夫人道：「這是件什麼大事，要按著呆日子？遲不的嗎？」來旺家的道：「因為有人背地裡抱怨，說些不尷尬的話，二奶奶才叫奴才來回。」王夫人道：「你去告訴二奶奶，說我吩咐的，遲些不妨。若訪出誰在背地裡嚼舌，只管處他。」

來旺家的退去。王夫人對釵黛二人道：「當家人最難。這項銀子發遲了，他們就背地裡抱怨。你鳳姊姊事多，偏又短住了。這可難不難？」黛玉站起來道：「甥女此時不比以前，該說的話既想到了，不敢不回，不能不說。自此以後，這項銀子竟捐免了。現在不但咱們的衣服很多，連紫鵝們的衣服也穿不了。不如每季將咱們的舊衣挑些給上等的丫頭們，上等丫頭穿過的勻些與中等的，中等的又與下等的。這麼套答下去，都有衣穿，又省了這項靡費。幾年頭裡，甥女留心看去，他們將這項銀子並不都做衣穿，辦些不要緊的花粉、香袋、帶帕之類。銀子拿出去叫人買辦，要剝去幾層，究不得實惠。這並非待他們刻薄，畢竟得件衣服，總強似零星物件。丫頭們的銀錢，替他積聚些，每天做事，不使他們過於勞苦，這就是恩典了。至於裁去這項，每年也省得上千銀子。再者年來使用比前更繁，人不敷出，即便有餘，也要有個成算，才是長久之計。」王夫人笑道：「我的兒，依你這話，好的了不得，正合我的心。往後你想到事，只管說，我也少操些心。你們回去吃飯，我這裡不用侍候了。」釵黛二人回來，寶釵道：「妹妹，你將來要端在鳳姊姊頭上去了。」黛玉微微一笑。

再說寶玉夜間但來寶釵房裡閒談，寶釵知其急於要找黛玉，便道：「你不去陪你心上的人，在這裡捱什麼？」寶玉道：「再坐一會。」寶釵拉他起身，笑盈盈低吟道：「新偶兩情牽萬種，春宵一刻值千金。」還不快去！」寶玉道：「姊姊又打趣咱們了。」寶釵道：「不是打趣，怕你得罪了他，又要負荊。」

寶玉笑著過這邊來。黛玉已卸妝靜坐，見寶玉來，問道：「你笑什麼？」寶玉將寶釵所吟之句說合，黛玉道：「你明兒把我昨夜那些話都告訴他，使他心裡釋然自安。」寶玉道：「照你所說，不遺片言，如何？」黛玉點點頭。寶玉見黛玉穿著玉色繡花短襖，桃紅三藍花褲，越顯得百媚千嬌。兩人寬衣，擁衾而坐。寶玉道：「先前太太告訴我，說你回的話很好。又誇你才做了幾天媳婦，就辦了這件事，每年省卻一大宗銀子，喜歡的了不得，說你比鳳姊姊還強。」黛玉道：「他的才幹有什麼稀罕？如何及得寶姊姊同探妹妹？他不過一味潑辣罷了。我將來總要把他按下去，出出我的氣。」寶玉道：「我勸你不必合他賭勁兒罷！」黛玉道：「我自有道理，你瞧罷。」寶玉道：「不要瞧了，又要鬧了。」二人睡下，黛玉道：「安穩些睡，不要鬧了。」寶玉道：「咱們雖同眠了四夕，倒虛度了兩宵。弓馬既未熟爛，忽又操三歇五。『學而時習之，不亦悅乎？』黛玉道：「且且而伐之，可以為美乎？」寶玉道：「適可而止。」兩人心暢情諧，更復興濃樂極。

次日，寶玉將黛玉前宵所說的話，細細告訴寶釵。寶釵漸聽漸驚，越聽越喜，向寶玉道：「我枉然合林妹妹相好，竟不知他有這等胸襟淑德。我著實愛他，感激他，敬服他。這都是老爺、太太合你我的福氣，得他這個人長久同居。家道興隆，都靠他了。」

書歸正傳，過了幾天，寶玉到寶釵房裡來睡。寶釵推寶玉到那邊去，無如西邊早已閉門不納，寶玉復到東邊房來，說道：「林妹妹攆得我慌，他怕冷落了。」寶釵道：「他雖如此，我心裡過不去。」寶玉道：「格豎我陪你幾夜，又去伴他。」是夜，寶釵極盡柔情，籠絡黏住寶玉，聞了又聞，不覺驚異道：「怎麼你身上也有些香氣？」寶玉道：「這是惹了林妹妹的。」寶釵道：「他那香味，你常抱著他，連你也香了。這是他絕妙之處，咱們萬不及他。」寶玉道：「姊姊另有一種香處。他的肌膚細嫩潔白，尚未及姊姊這般豐膩。你二人，一個膚如凝脂，一個香如轉蕙。我三生緣分，何幸如此！」寶釵道：「你身上將次轉蕙，還要凝脂才妙。」寶玉忽將寶釵緊緊一把箍住，不肯放鬆。寶釵道：「好兄弟！放了我。這是怎的？」寶玉道：「我貼著你，好沾你的脂。」寶釵道：「你可也是這樣纏林妹妹？」寶玉道：「他那香是虛的，須得浮沾；你這脂是實的，必需緊貼。」兩人一陣調笑，幾度春風，恬然而息。

寶玉伴寶釵後，又來襲人處道：「今日要重重酬勞你了。」二人就枕交歡，蜂酣蝶戀，不移時昏沉如醉。寶玉醒來，襲人伺候茶畢，笑問道：「兩位奶奶誰好些？」寶玉道：「自然是玉奶奶強些。」襲人道：「不是問他二人才情品貌，是床枕風情。」寶玉道：「你猜。」襲人道：「我估量著寶奶奶為最。」寶玉道：「怎見得？」襲人道：「他那身子猶如羊脂捻成的，你抱著他可就迷了。再他那種水眼豐情，勾的人神魂飛越，可是的？」寶玉道：「你猜的卻不差，我合他睡，已說不盡的妙處，但還不及林姑娘。」襲人道：「玉奶奶竟比寶奶奶還妙嗎？」寶玉道：「他身上香氣芳藹溫和，我一聞著就如醉如癡似的。再合他綢繆的時候，只見他嬌羞無媚，欲言不語，腮暈眼錫，肢柔氣緩，妙到無可形容。我竟要化在他身上才好。」襲人道：「這評起來，玉奶奶第一，寶奶奶第二。」寶玉道：「你可知誰第三？」襲人道：「五兒。」寶玉道：「他們，我都沒有領略過，現在是你第三。」襲人道：「別算我，只怕後來者居上也未可料。且別說印們，我還要重領酬勞。」於是二人連歡，之後再回黛玉這邊來。此夜，寶黛二人幾宵隔宿，不啻遠歸，其綢繆燕好比前又甚。

次日王夫人早起，坐在炕上出神。玉釧兒捧著茶站了半天，王夫人還是呆坐。玉釧道：「太太，茶涼了，喝了罷。」王夫人猛然想起，向玉釧道：「你們可知道？寶二爺自然在林姑娘房裡歇了，可也到寶姑娘這邊來歇呢？他們三個人可都常在一塊兒玩？」玉釧道：「請太太放心。玉二奶奶竟很賢惠，把二爺送到寶二奶奶房裡歇了幾夜，又到襲人房裡歇了兩夜，才回他房裡來。二爺合二位奶奶和氣得甚麼似的，二位奶奶起坐不離。」王夫人道：「這麼著，我很放心。」

恰好寶釵來請安，王夫人問及這事，寶釵即將黛玉幾番大道理的話細細告訴出來。王夫人大喜，對寶釵道：「難得你們和睦，他這樣賢德。我怕你們意見不同，難於和協。既這麼著，不用記掛了。」

又值賈政進來，王夫人將寶釵述黛玉之言一一告訴賈政。賈政道：「我說印精明良善，雖是個媳婦，我合你要把他當個好兒子看待。咱們光陰有限，這都是寶玉的頑福，遇著這個好媳婦，再得鼓勵他功名成就，更好了。」

正在說著，黛玉來到，賈政即命坐下，問問寶玉功課。黛玉道：「現在揀選近科的闈墨天天揣摩，又擬了些時下制藝的題目，打點靜靜用工，做些文章，熟熟筆氣。」又站起來道：「甥女正為這事要回舅舅、舅母：新房裡人聲嘈雜，不能靜坐用工。甥女的意思，還請寶哥哥、寶姊姊搬到園裡，分住怡紅院、瀟湘館兩處，到底靜些。一夏的工夫，靜心做去，秋闈可望。發達固由天命，畢竟盡了人力，不使工夫荒廢，最為要緊。」賈政忙點頭道：「你這話很是。」

黛玉又道：「既搬住園中，新房子要人看守。五兒是舅舅給的，襲人是舅母給的。寶姊姊的丫頭鶯兒、甥女的丫頭紫鵝，這兩

個人，寶姊姊合甥女都不能離的，還求舅舅、舅母賞給寶哥哥，收在房中，三處都有人照應。再這四個人都是赤心為主，誠實可靠，又肯勸勉，都於寶哥哥有益，甥女才敢說這話。」賈政點頭道：「很好。你的心計、言談、行事，橫豎不差。你前日的主意，捐了丫頭們貼衣，這就很好。你的見識比我還強。」黛玉道：「甥女年輕，一切不諳，還望舅舅教訓。」忽有客來拜會，賈政出迎。王夫人因黛玉將襲人、鶯兒安置定了，更加喜悅。

黛玉回來，將這事告訴寶玉同襲人等，六人四樣的喜處。寶玉所喜者，父母竟依了黛玉之請，足見其身分高貴，自己又得與這四人成就；寶釵所喜者，寶玉自此收心，不致外慕，又得鶯兒長久在側；五兒、襲人所喜者，因此一說，將與寶玉同房了願；紫鵲、鶯兒所喜者，終身之望，一朝如意。

次日，黛玉回了王夫人，揀擇吉日，命四人改妝，到賈母、賈政、王夫人、寶玉、釵、黛前磕頭，又到各處行禮。東邊裡間後首安置襲人、鶯兒，西邊前後廂房安置紫鵲、婉香。四人序齒，襲、紫、鶯、婉，輪流伴宿。襲人舊鏡新磨，毋庸表述；紫鵲端研溫厚，潔靜幽嫻，寶玉愛之如珍；鶯兒俊俏和柔，應變隨機，愛之亦甚；惟有婉香，儼然晴寶，婉腦美麗，嬌媚易娜，妙處難以盡言，寶玉愛之至極。六人之中，寶玉最鍾情者黛玉、婉香，其次寶釵、紫鵲、襲人、鶯兒。妻妾六人，同居一室。綺麗華研，備斯樂境。茫茫大士說，攜寶玉到溫柔富貴鄉經歷一番，此其時也。

再說黛玉將瀟湘館重複裝修，臥房內放一張紫檀水磨大涼床，內外陳設典雅精華。後首廂房一帶，隔為幾間，紫、婉二人臥處。寶釵住怡紅院當日寶玉的臥房，裡間設著洋紋彩漆大八步床，外間陳設比前略易。裡間廂房鶯兒居住。襲人仍住新房後首，因寶玉、釵、黛一切要緊衣飾、古玩物件盡藏那裡，襲人住著看守，不能擅離，出入物件專靠著襲人綜理。釵、黛二人遇著大事，即在新房住宿。有時寶釵到瀟湘館與寶、黛同眠，或時黛玉亦到怡紅院合玉、釵伴臥。寶玉妻妾六人分居三處，聽其取便，日曆：

繁華花世界，富貴錦乾坤。

幸其知足，能於自警，一心發憤。每日自辰至末，作文讀書。正課一完，再同釵、黛講究詩詞雜藝。閨友雙雙勸勉，勝於善誘明師。數月之間，文章詩賦大有進益。

再說賈母向因疰夏，久未進園遊玩。目下殘荷猶豔，早掛舒香，黛玉說及秋景甚佳，請賈母賞玩。賈母喜極，忙命人去請薛姨媽、寶琴、岫煙、湘雲。湘雲前因患病，多久未來。一日來到，見過賈母、王夫人，即拉著釵、黛二人談了半日，再往各處。回來又同釵、黛、寶琴、岫煙、探春、惜春聚談去了。鳳姐道：「雲妹妹很愛說話，把他們都拉了去，這話口袋放開，再也收不攏。」賈母道：「他久沒有來，年輕的姊妹，自然都要絆住了。」

次早，賈母、姨媽、邢王夫人、眾姊妹來至園中，寶玉迎著，請安問好。大眾先到怡紅院，坐下吃茶，只見案堆經史，湘雲道：「二哥哥，聽說你很有功。這是兩位姊妹開教森嚴，逼著你做祿蠹了。」黛玉道：「難道妹夫不受你的閨箴，不做祿蠹嗎？」眾人一面說笑，來到瀟湘館賞玩；那些陳設，新奇古雅。湘雲道：「二哥哥有這個好讀書齋，功夫格外進益了。」眾人又往各處逛了一會，來至榆蔭堂吃飯。姨媽上面首坐，賈母對陪，餘各挨次而坐，此時釵、黛列在鳳姐之下。吃畢飯，各自散班。

黛玉已吩咐柳嫂子，揀各人所喜的菜，每位幾樣，不設整席，每人面前設一小桌，安放菜果攢盒，又一小幾，安放茶具等物。因凹晶館池面荷花最盛，故集此處看花。只見深紅淺白，黃碧青藍，有大如碗的，紅如胭脂的，白如雪片的，碧如翡翠的，豔似天桃的，嬌同粉杏的；全開的，半開的，合蕊的，蓮房圍圍著黃鬚倒垂一瓣的，並蒂的，台閣的，四面鏡的，半開半卸的。品格奇異，有十餘種。葉有碧翠的，深綠的，蒼綠的，淡綠的，淡黃的，半黃半綠的，披如舞袖的，圓如車蓋的，卷如貝的，小如錢的。真個水國繁春，相行彩陣。微風過去，冉冉香來，令人神清氣爽。

大眾賞玩一回，才入席坐定。丫頭們伺候主人坐了，亦去歸坐。原來下人幾席鋪在館外遊廊之內，以便輪流伺候。嘉肴之盛，香醞之醇，毋庸細述。席間談及劉老老，大家正在說笑，忽聞一陣陣天香自空而下，原來對面山凹裡有幾株古桂放蓓舒[香]。賈母道：「這早桂香的可愛，折枝來插瓶很好。」只見寶玉出席去了，不多時折了幾枝回來。內有一枝數朵攢作一團的，每朵花瓣有梧子大，顏色丹紅，還有一團小些的，眾人見了納罕。黛玉暗喜：寶玉折桂之兆已現。探春道：「二哥哥，你拿去插到老太太、太太房中。」寶玉應諾。大眾吃過點心，又讓過幾巡酒，各自散去。

光陰易過，已屆場期。釵、黛、李紈預辦寶玉、賈蘭進場一事，派了李貴等數人跟去伏侍。襲人將寶玉隨身應用物件細細收拾停妥。黛玉向寶玉道：「皮囊內那個烏銀瓶裡的參膏，每早和開水吃要緊。參葉潤津九、桂元肉套的鬆仁都在囊裡；早晚必要多穿衣服，別受了涼。」寶釵道：「你只一心做文章，橫豎只這幾天，家中不必記掛了。」一語提起寶玉的心事，便拭淚道：「我自生以來，從未離過家的。今日暫別，不啻遠離。再從來沒有離過老太太、太太一天，想起那年入塾的時候，一日長如一年，好容易下學回來，見著你們，心才寬了。此時合你們更難分離。」黛玉含淚勸道：「這也是沒法的事。你只想著咱們病在床上那時候，你我身心兩地，也要捱過了。凡事退一步想，自然過得去。」寶玉連連點頭。

近日，寶玉、釵、黛在新房住，臨行那日，寶玉、蘭哥吃畢飯，將次動身，賈母、王夫人、李紈再三叮嚀小心謹慎，寶玉、蘭哥連聲答應。賈母等淚光滿面，寶玉、蘭哥亦含淚出來，別了賈政等，才出門去了。

三場已畢，寶玉、蘭哥回來，大家接見，欣喜異常。各處請安畢，兩人將試稿呈出。賈政同門客們細看，眾門客贊不絕口，賈政面有笑容。程日興道：「二爺合哥兒文氣華麗勁秀，必定要高取的。」賈政道：「孩子口脛，不過說得去罷了，那裡還有別的指望？」叫寶玉、蘭哥且去歇歇。賈蘭回去。

寶玉進來，在黛玉房內坐下。襲人、紫鵲、鶯兒、婉香都來了。寶玉躺在炕上，道：「罷了，罷了！苦夠了。下處裡胡亂混過這幾天，身子乏的很。」紫鵲、婉香道：「咱們輪流著替二爺捶捶，好生躺躺。」鶯兒忙遞手巾撿臉，襲人端著燕窩，寶玉吃了，重複躺下。晚飯後，黛玉道：「你今日先到寶妹妹那邊歇去。」寶玉道：「我此時動彈不得了，明日再過去。」寶釵道：「他吃了這場辛苦，你就依他罷。」是夕，寶、黛同眠，暫別猶勝遠歸，眷戀之妙，不必再言。

轉盼揭曉。大家正望喜音，聽見外面吵嚷，報的是蘭哥中了五十五名舉人，通家欣喜，李紈更加喜溢於中，因見寶玉未中，賈母、王夫人失望，不敢喜形於外。寶釵悄悄向黛玉道：「怎麼他反不濟了？」黛玉道：「你別慌，他今次雖不得元，總在十名以前。」果然話未說完，只見焙茗跑得氣喘吁吁，趕進來道：「老太太！太太！二位奶奶！大喜，大喜！二爺中在第五名，比蘭哥兒還高。」賈母、王夫人先喜賈蘭已中，見寶玉未中，心內不甚暢快，今見寶玉中在第五，喜樂無比。寶釵同黛玉回房，攬著黛玉笑道：「你怎麼知他要中在十名前？似有驅神之術，不但知他的心，又知他的命，怨不得他生生死死合你拆不開了。」

再說賈政見寶玉、蘭哥已中，喜慰平生。現在親友道賀，已前寶玉娶親，收了各家賀禮，借此多辦酒席，一併酬謝。打算十月，園中菊花、芙蓉大放，熱鬧開筵。寶玉、蘭哥從此加工埋頭苦讀，以冀春雷蟄發，暫且不言。

單表柳湘蓮，自跟道人去後，日走荒邱，夜眠古剎，饑餐渴飲，歷盡艱危，經過多少省郡州縣，跋涉無休，學道之心漸次懈怠。道人明知湖蓮不能遁俗，特念其赤心誠駕，係個最善的男兒，故引其磨煉一番艱苦，再使其學藝成名。

一日走到四川地方一片荒山，絕無人徑之處，對湘蓮道：「此處乃我常行之所，你好生隨我來。」轉轉迴旋，爬過多少山峰險境，只見峻峭峭壁之中，有一洞穴。道人指其處曰：「此是我憩息之所，合你上去歇歇。」湘蓮面有難色。道人說：「上去無路，你只附葛攀藤，我在後首撮你上去。」可憐湘蓮忍淚吞聲，魂不在體，好容易爬得上去，汗流浹背，皮破力窮，坐在石上閉目凝思。想到：在家之時，終日走馬章台，行歌楚館，無拘無束，自在逍遙。今日這般厄難，乃自作之孽，亦不能怨天尤人。我原因尤三姐之故，萬念皆空。本無學道之心，何期此時進退兩難。也罷！橫豎苦到極處，拼定一死，報他罷了。

道人已知湘蓮改念，故意說：「你可知我棲身之所？」湘蓮道：「此地僻險已極，還有何處？」道人將手往對面一指，叫湘蓮依著指處細眼細看。湘蓮由指處一看，嚇得目瞪口呆，叫聲：「師父，對面那峰比這裡足高萬仞，飛鳥都不能到，人要上去，非駕

雲不可。」道人又說：「你曾看見峰頂之中有一小眼麼？」湘蓮道：「看不真切。」道人說：「那是洞門。內寬十數畝，石床、泉窟、異果、奇花，無所不備。」湘蓮道：「這是仙境。弟子凡軀，今生萬不能到。」道人說：「你在此間住宿也罷。」湘蓮道：「此處無從抄化齋糧，如何度日？」道人笑而言曰：「此處不過餐鬆食柏、露宿雲眠而已。」

湘蓮聽罷，淚流滿面，不敢則聲。道人一聲長歎：「你塵緣未斷，不如回去，干你的功名事業。」湘蓮道：「弟子萬物皆空，何必還俗？」道人說：「你思念故妻，此心未泯，今世不能悟道了。你此番回去，可往雲夢山仙桃塢羽客煉形子處學藝。他乃劍術之士，武藝精純，有半仙的道行，一生抱負正要傳人，與你有緣，速去投他，很好。」湘蓮泣道：「弟子跟隨師父有年，何忍一朝而別？」道人說：「不必三思，快意下去罷！」湘蓮往下一看，無路再行。道人叫湘蓮閉了目，將袍袖一拂。只覺身子凌空，飄然而下。湘蓮睜目，已到山根平坦之處；抬頭一看，只見先前所坐之處，高插青雲。

道人指示了東行雲夢程途，湘蓮依依不捨。道人從袖內取出個小囊，付湘蓮道：「饑時只吃一勺，取之無竭，日後還有大用。」

湘蓮藏於衣內，才拜別了，揮淚而行。走了半日，方到雲夢地界，取路入山。但見仙桃塢內，茅屋數椽，短垣圍護，犬吠雞鳴。進了柴扉，一片寬廣土垣。小童出來問道：「你要見我師父麼？」湘蓮道：「是。」小童說：「請裡面坐，師父就來。」

湘蓮進了草堂，四顧陳設，紙窗、竹屋、木榻、蘆簾，十分潔靜。童子捧上茶來，湘蓮接杯，尚未飲完，只見一人猿體龍形，進來問道：「來者可是學藝的？」湘蓮趨前，躬身答應：「弟子正是。」羽客道：「請教貴姓？來自何方？」湘蓮道：「弟子柳湘蓮，從川裡來。先從真師學道未成，因弟子塵根未拔，往後還有一番功業，所以命弟子虔拜門牆。務祈收錄，幸甚。」羽客道：「你真師何人？」湘蓮道：「大荒山無稽崖渺渺真人便是。」羽客道：「我煉成劍術，未授生徒。與爾有緣，自當盡傳於爾。」湘蓮疾忙整肅衣裳，恭恭敬敬納頭便拜。羽客問道：「你可曾坐過功？」湘蓮道：「坐過三年。」羽客又問：「可曾煉過氣？」湘蓮道：「尚未。」羽客道：「爾是學過拳棒的？」湘蓮道：「雖已學過，欠缺工夫。」羽客又問：「爾縱步能有多遠？」湘蓮道：「高將三丈，遠只十尋。」羽客道：「有這底子，再緩緩學罷。」

自此，湘蓮跟隨羽客，陶熔兩年，劍戟鞭錘、槍刀桿棒、武藝拳法，色色俱精。惟煉氣並劍術乃羽客秘傳，尤為奧妙。取人首級，易如反掌，即摧鋒陷陣，能數日不食，並授五遁之術。光陰易逝，兩年後藝術俱精。

一日，羽客帶了湘蓮入市行沽。走出街頭，見一婦人年逾五旬，同一女在門外閒眺。湘蓮未見則已，一見此女，不覺淚湧如泉，幾至失聲哭出。羽客問道：「你何故如此悲傷？」湘蓮道：「弟子一生隱恨，因為已故妻子，像此女一模無二。今日見此思彼，悲從中來，故爾如此。」遂將當日在家，如何遊俠交朋，如何定親反悔，以致妻亡身逝，細訴出來。羽客道：「爾的始終行徑，我已先知。此女即爾前妻再世，父母雙亡，隨著鄰媪過活，名叫卞雙柳，十年內爾再來此處，完爾正配姻緣。」湘蓮道：「弟子永隨師父，並無他往之心。」羽客道：「爾學藝已成，目今去往辰州一遊。彼處大有機會，在彼耽擱兩年，仍舊回家，乾爾功名事業。埃功名成就，再來此成親，正其時矣。爾命有二妻，回京時另有別緣奇遇。」湘蓮問道：「但不知緣在何處？望師父指示。」羽客道：「還是爾生疑之所。但彼處徑渭自分，貞淫各別。爾前以疑心，誤殺爾妻，今再勿多疑了。我今引爾到此，原替爾定情除慮。明日即可登程，十年中來此。我俟爾姻緣一畢，就潛跡深山去了。」

湘蓮聽罷，淚下如雨道：「弟子少亡父母，孑然一身。就在此侍奉師父，何必他適。」羽客道：「富貴逼人，爾的際遇到了，不可錯過。爾今日即見此女，固難割捨。但你們緣由天定，日後必得成全。只當我今日未引爾來，未見此女罷了。爾到彼打播，必需發手容情。切記！切記！」

湘蓮應諾，心中依戀難拋，無如師命又不敢違，次日收拾行裝，痛哭在地，拜別了師父，硬著心腸走了。行程不表。

看看已到辰州，尋了一所僻靜客店歇下。次日起來，聽得擺播，飽餐結束，問到那裡。只見一座寬敞播台，高有丈餘，兩邊彩棚，男東女西。看的人擁擠不開，湘蓮遠遠站住，離台有十數丈。

原來此處有一巨富鄉紳公子陶長春，專好結交豪傑之士，習學拳棒。表妹李雙蘭，丰姿絕美，武藝精強，擺此播台，專為擇婿而設。輸者勿論，贏者贈以禮物，選中者議婚。必需武藝超群，人品出眾者，才得入選。附近遊俠公子也不知打敗多少。今日正是播期，湘蓮到此領略，只見打播的紛紛而來，一都是少年武生。台中坐著個教習，裡首坐著個師父。兩人身長膀闊，大目濃眉。來的十幾個少年都輸了，只有一人打個平手。

停了一會，那教習得意昂昂，站在台口說道個四方朋友，還有那個納命的來會會？湘蓮聽說，不覺無名火起，厲聲叫道：「俺來也。」將身一縱，輕輕落在台上。

教習吃一大驚，見來人縱法如此，必是高手。下面看的人齊聲喝采，左右兩棚，早驚動了眾人。陶長春心想：「此人美如冠玉，縱法如此高捷。」不禁心馳意動。獨有雙蘭一見，更驚喜異常：「不知何方人氏，竟有這個絕美男兒。看其本領，交起手來，師父必輸。我正好去會他，聯絡姻緣。不知皇天能如我願否？」

不言雙蘭心中暗卜，再說教習道：「尊客貴處何方？留下名來。」湘蓮道：「我京都柳湘蓮是也。請教尊章。」教習道：「我莫望，家師聶成，在此擺播年餘，未逢敵手。你是好的，請罷。」兩人踞了一回，行雞步左右遮攔，立定門戶，漸漸折到台心。莫望說聲「請」，遞一手過來，湘蓮將手一壓下去。莫望抽出手，照湘蓮耳根一拳。湘蓮托開，就腰眼邊還一拳過去，莫望將身一卸。二人往來進退，或上或下，攪作一團。湘蓮估量其技甚低，故意撮弄，如耍孩兒一般，頑了一會，再把莫望打倒，一手抓住後領，一手揪住後腰搭膊，提到台口，往底下輕輕一丟，說聲：「去罷！」

聶成見徒弟出丑，忙道：「我來了！」湘蓮見他兇猛，心內存神；兩人照前走了門戶，交起手來，上下進取，左右鉤攀。聶成恨不得一下將湘蓮打翻，爭奈此人身捷力強，萬難取勝，只得奮盡渾身伎倆，抖擻精神，走了幾轉，格架遮攔，騰挪偏閃，看看要輸了，聶成得空，當心一掌打來，掌下藏著一腿，名鬼袖腿，誘湘蓮的手來格，指望一腿蹬去，湘蓮必傷。那知湘蓮乖覺，知道這腿之法，假意用手去擋，把身子往旁邊一扭，右手往上一托，正托住聶成腿股，左手用了三四分勁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照股上一拳，跌得兩丈遠。聶成掙了一會才爬起來，又鬥。湘蓮又合他走了幾轉。聶成力盡筋疲，汗流浹背。湘蓮心想：「不如早開發了他，免得延纏。」手上解數緊逼起來。聶成心慌，招架不及，又被湘蓮打倒，如撲地虎一般。這拳重些，掙扎不起來。湘蓮將他提空道：「我今發手容情，下去罷！」也輕輕丟了台。看的眾人，見個美英雄如此拳法，一片喝采之聲，轟鬧不已。

湘蓮正欲下台，只見右邊棚內坐的一個美女忽然立起，褪去長衣，裡面結束已定，金蓮在朱欄上一點，縱至台心。湘蓮一見，十分納罕。美人道：「柳先生慢行！奴要請教。」湘蓮道：「區區末技，怎敢與小姐抗衡？芳名尚未求教。」美人道：「小字李雙蘭。」湘蓮道：「失敬了。」雙蘭道：「我們只比較擒拿，不必揮拳發腿。我若擒住你算輸，你若擒住我算贏。」湘蓮道：「遵命！」

二人緩緩的重新結束，端勢走盤。那些看的人擠得推來攆去，如潮湧一般。遠望的只見那美英雄打下兩人，忽見旁首一個大蝴蝶往台心一撲，原來就是雙蘭，穿得花紅柳綠，那彩裙呼著風縱來，如蝴蝶展翅一般。台上一雙美豔男女相撲，人人看得眼花心亂，頸如鳴雁長伸，身似饞蛆亂拱，口呆的，目瞪的，出神的，發呆的，垂涎的，癡笑的，失驚的，打怪的，各種情形不須細述。兩人鬥到多時，雙蘭急於欲擒湘蓮，想縱在他背後，方可得手。忽地將身一縱，右手在湘蓮肩上按了一下。誰知湘蓮身法極捷，左手抓住雙蘭右臂，雙蘭的腿剛從湘蓮腰間擦過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卻被湘蓮順手拿住腿腕，將雙蘭擒空，朝上一舉，口內低低說道：「我手上留情，小姐知道麼？」雙蘭亦低聲回道：「多謝先生。」湘蓮將雙蘭輕輕放下，雙蘭說一聲：「見笑了。」將身往棚內一縱，即下棚回去了。

事是並行。陶長春見湘蓮擒起雙蘭，輕輕放下，早知其惜玉憐香情意，十分感激，忙邀齊門客十數人，齊奔上台，一轟而至。

湘蓮不知來意，高聲說道：「要打一個個的來。若諸位齊上，我發手就不容情了。」長春忙道：「言重！言重！小弟欲請先生到舍一敘。」湘蓮道：「素昧平生，怎好輕造？」長春道：「無非薄酒一觥，為先生賀，還有微禮奉敬。」

湘蓮再三謙讓，無如長春款洽情殷，只得一同來至陶家，讓到正廳，敘禮畢，分賓主坐定。長春細問湘蓮來歷，湘蓮道：「小弟先人世襲武職，父母早亡，依隨姑母度日，因貧遊俠到此，不久就要回去。」長春又問：「先生拳法，宇內無雙，末識從誰學的？」湘蓮道：「三年前入川時，得異人傳授。師父姓名不知也。」長春款待湘蓮極其誠意，留在家中歇宿，八拜結盟，意氣相投，遂成莫逆，每日指教些拳棒武藝，拜門生的甚多。

一日閒中，長春對湘蓮道：「弟有隱衷奉瀆哥哥，切勿見棄。弟與舍表妹原是總戎後裔，武藝相傳。表妹雙蘭愛武尤盛，欲選人才出眾、武藝絕倫者委托終身，所以設此擂台，借延高士。今得哥哥品藝雙絕，表妹服膺已極，欲托終身，不揣冒昧，故爾直陳。」湘蓮道：「實不相瞞，弟幼年，家姑母已代定姻，豈可舍而他圖。」長春歎道：「哥哥偏又有了家！」即將此話告訴雙蘭。雙蘭道：「婚姻固難勉強，但是妹身已為他擒，需要同他拜為兄妹，學其技藝，則前疵方可掩飾。」於是湘蓮、雙蘭拜為兄妹，與長春三人終日演拳習械。雙蘭待湘蓮極其恭敬，誼勝同胞。湘蓮細將拳棒刀槍要訣，盡行傳了二人。

歲月如流，不覺兩載。湘蓮假說欲歸完娶，長春、雙蘭各贈黃金百兩，什物數車，眾門徒亦多饋贈，結束了行裝，兄妹三人餞別，痛哭一場。湘蓮道：「我回家畢姻後，時常來此盤桓，不須掛念。」臨行揮淚而去，於路無話。

一日到了京城，在榮府附近置了一所房屋，又在城外置了一莊，有個花園，足堪悅目。各事停妥，一徑來到榮府，恰遇著焙若。焙若驚喜道：「難得柳二爺回來了。」湘蓮道：「快與我通報去。」焙若請湘蓮到書房裡坐，趕去報知。寶玉一聞此信，不及更衣，忙趕出來。二人相見，拉手問好。寶玉道：「萬想不到你還回來了。」湘蓮遂將別後跟了道人云游，入川履險，又從羽客學藝，及辰州打播結盟，今日回京置產，備細告訴出來。寶玉大喜，比將自己病迷，取寶釵沖喜，死去回生，又娶黛玉並納妾、中舉，亦細細告訴湘蓮。湘蓮更喜。又談及薛蟠的事，湘蓮嗟歎不已。寶玉道：「遲幾天園中酬客，要借重二哥作陪。」湘蓮唯唯，一面起身歸去。

寶玉回到怡紅院，釵、黛問明原尾。寶釵道：「柳相公這個人冷面冷心，反又為情所固。」黛玉道個人若無情，除非佛教六根清靜，才不生情。我們儒教中，本乎心者之謂性，發諸心者之謂情。凡人鍾於情者，有深淺厚薄之不同，惟冷人，其情發動，熱中之處更甚。」寶釵、寶玉深以為然。

再說園中，菊花、芙蓉大放，榮禧堂左右，以及園中各處張燈設宴，滿耳笙歌，鬧了幾天。一日閒暇，寶玉同湘蓮在蓼汀花溼一帶賞玩芙蓉。湘蓮眼尖，望見對岸一個美麗佳人裊裊行來，轉到山石後去，不移時，又從那裡轉折出來，慚行漸近。只見那美人道妝打扮，原來就是妙玉，也來看芙蓉，路道生疏，在這羊腸徑裡繞來繞去，才尋過岸來。及至湘蓮轉彎，剛與妙玉迎個對面，四目相視，各吃一驚。凝神復覷，情助傳情。湘蓮退讓一旁，只見妙玉臉生紅暈，緩緩走過去了。湘蓮心內想道：「聞名不如見面。常聞妙玉人品，今日一見，才得相信。比較起來，還在尤三姐之上。」忽聽寶玉叫道：「柳二哥，咱們這麼走。若往那裡轉去，你二人又要碰著了。」妙玉心中思索：「此人不知是誰？如何這般標品？人說寶玉貌美，兩人比並，伯仲之間，難分高下。」正在意度，聽見寶玉叫柳二哥，方知定是湘蓮。心裡一想，又納悶起來：「聞得他久為尤三姐剃髮出家，不知去向。難道此人不是湘蓮，另是一個柳老二嗎？」

慢言妙玉思索，且說湘蓮同寶玉看過芙蓉回家，恍惚如有所失。憶及羽客之言，與賈府中人還有姻緣之分，莫非就是此人？但他已經出家，如何能夠還俗？若非此人，如何一見之後，心中思念，撇他不下，如思念尤三姐一般？隔了幾天，又會寶玉。寶玉道：「我看你日來精神恍惚，有心事似的。」湘蓮將那天看芙蓉遇妙玉，留戀難捨的原故告訴了寶玉。寶玉笑道：「你從前問我尤家嫂子的事情，我告訴你，因你自己生疑，壞了大事。今要想此人作偶，怕是水中撈月。」湘蓮道：「我不過作非非之想罷了。」寶玉道：「你們向日相遇的情形，我已看透，必是相慕的。此人學佛不成，終須還俗。倘有一隙可乘，我必傾心撮合。以後一切再勿多疑要緊。」湘蓮道：「托定了你，就放心了。」寶玉道：「我雖代謀，卻難靠實。」湘蓮道：「謀事在人，再瞧我的造化如何。」

湘蓮去後，寶玉每日加倍用功，轉眼臘盡春回，賈府熱鬧新年，一言難盡。要知端的如何，下回分解。